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五一〇回 尋救藥送信淮安 脫病軀誤臨黑店

卻說孫勇命王朗去請飛雲子，當時蠻和尚就言道：「寨主何必以此為慮，咱們山上有許多好漢，還怕殷龍怎樣！即使飛雲子有了他意，俺這刀槍頭上，不致於落在人後。」王朗道：「多謝諸位仁兄竭力幫助，但是強中還有強中手，縱有能人，總不比這座高樓可靜以待動。」說罷，便命人到飛雲子房內，請他前來商議。飛雲子自救了天霸，深恐被人看見，進入房內，先將自己的寶劍、許多暗器藏在身邊，準備廝殺。到了天亮時候，外面殺聲漸漸的散去，忽見一個嘍兵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王寨主在方廳內等侯，請寨主速去議事。」飛雲子只得起身，隨那人走入廳內，見眾人閒坐裡面，無防之意，心下方才坦然。只見王朗起身言道：「雲三哥，這是小弟薄命，難得你老造下此樓，滿望共成大事，不料天霸兩次三番被他逃脫。今日上樓，期其必死，誰知王杰與趙五兄弟順了官賊，救了眾人，不又是畫虎不成反類犬麼？因此請三哥前來，為俺劃一個良策。」飛雲子聽了此言，不禁大喜：「也是他氣數該絕了，他既請俺划策，不趁此時將原圖騙出，更待何時？」想罷，乃道：「這事請寨主無須多慮，但能信實待俺，不聽讒言，這座高樓，憑在小弟身上。莫說黃天霸受傷甚重，性命尚且不保，便是轉死還生，前來攻打，也不過是自尋苦惱。但此非一朝一夕的事件。」

現在樓下殺死眾人，不計其數，且命人前去埋殮，然後命人下山訪天霸消息。一面山上置下埋伏，整頓高樓，再圖機會，還怕什麼官兵攻打？」王朗聽了言道：「三哥如此用心，真乃合山之福，小弟敢不深信；但是這樓圖尚在樓頂上面，與夜光杯收在一處，一時尚難取下。」飛雲子見他不肯取出，當時也不催促，但道：「此乃不急之務，從緩整頓便了，但是山寨前面非嚴加把守不可，恐殷龍見女婿受傷，前來報仇。」王朗也只得依言辦理。

不說飛雲子守候樓圖，再說趙五將天霸救出，一路到了客店，早已不省人事，趕將人傑放將下來，賽花見丈夫命在垂危，不禁放聲大哭。趙五道：「人傑雖然受傷，一時尚不致送命；但是天霸頭足皆腫，神志糊塗，恐其性命不保。飛雲子臨行之時，說是消除萬毒丸方得救性命。但不知此丸在何處購買？現在且不必痛哭，打算主意，救人為重。」殷龍想了一回道：「從前人傑傷痕，幸得褚標前來救了性命，此時這消除萬毒丸是何人所造，絕非市鎮藥鋪購買。咱們一面將那萬功散先為他敷上，一面命人奔趕淮安送信。或者張桂蘭與眾人知道這個藥名也未可知。」殷龍正然吩咐各事，但見人傑睜開二目，向殷龍說道：「岳父不必焦愁，前在淮安，每聞張孀母談及，說他父親張七自製煉就一丸，名為消除萬毒丸，無論跌打、刀傷，蟲蛇惡毒，將此丸服下，不到一夜工夫，便能起死回生，上場交戰。孩兒的傷痕，尚無大礙，岳父可從速命人向淮安而去。」殷龍聽了此言，雖是有了出處，但是天霸受傷甚重，往來有個月日路程，設若輾轉不及，送了性命，如何是好？心下正自躊躇。王杰道：「此去淮安非俺不可。咱這兩條鐵腿在路走起來，一日可行二三百里，約有半月工夫，便可回轉；此事不能耽擱，你老如有書信，從速寫成，就此便去。」殷龍道：「此乃汝親眼所見，前往淮安見了大人，但將這細情說明，自有人去請張桂蘭前來解救。」說畢，王杰就帶了包裹，出門而去。

且說萬君召自與飛雲子弟兄別後，與普潤到了河南，一病不起，只得命普潤先去送信，自己在客店養病，滿想耽延數日，便可動身。誰知一月以來，仍然未愈，所有盤費概行用盡，漸漸的將衣服變賣。那開店的店主見他如此落魄，不但去照應，反而趕他出去。君召初時尚不在意，後愈催愈緊，不禁怒道：「汝這狗頭，知道老爺是誰？咱乃漕運總督施大人的朋友，前往潼關訪案，路過此地，病在店中，難道你這房飯店錢，尚有差錯麼？今日來催，明日來要，不是老爺耐氣，先將汝這烏珠剝下，然後鳴官算帳。」誰知那店主也不是好人，專門在黃河一帶開那黑店，與那些綠林朋友皆有來往。王朗欲害施公，此事他也知道，聽說與施公不是朋友，又說到潼關訪案，無非與綠林中朋友作對，暗道：「這也是此人命該絕了。咱聞王大哥正與施公不全交戰。何不將此人送了性命，獻上山頭，做個見面之禮，好到他山上入伙，免得在此做這買賣。」當時故意說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不知老爺是欽差所使，還求大人方便。」

說罷，便命人送茶送水，週到萬分。君召只道他是真心照應。

到了上燈時分，這店主復又進來，向著君召問道：「老爺前往潼關去訪何案？咱聞施大人是個正直清官，意想投奔於他，謀個出路，老爺若能引進，便是出頭之日了。」君召道：「此事在咱身上，但是咱病後初癒，如有上等酒肴，趕快送來，日後加倍照給於你。」店主聽畢，喜出望外，暗道：「咱正憂無處下手，他既要酒要肴，何不就此擺佈！」因道：「這是小人奉敬老爺，想要什麼，但說不妨。」當時便走了出來，命人取過四個菜碟，皆是清淡的肴饌；到了自己房內，將蒙汗藥放入酒壺，然後打了一斤黃酒，送在君召的面前。

君召正是病後，聞這一派酒香，登時撲入鼻中，垂涎欲飲。

不禁斟了一杯，只見顏色焦黃，令人可愛。隨即飲了一口，看是色香味三絕。取過箸兒，夾著肴饌。究竟是病後方愈，禁不起這個酒興，忽然頭眼昏花，撐持不住，不禁詫異道：「咱平時雖不能□分豪飲，也不至如此淺量，為何才飲一口，便如此昏暈，莫非這店主有什麼歹意麼？」想到此處，便將杯放下，暗道：「苦果這狗頭如此暗算，不將他送了狗命，也不知咱的厲害。」想了一會，卻巧院落內有只花狗，即割一片鹹肉，在酒杯內涮了一下，摔在階前。那狗一口吞下，未有片時，便亂叫起來，四下亂躡；再等了一會，只見著栽倒地睡去。君召見了這種情況，登時心頭火起，站起身來，將桌子掀去。一聲響亮，早驚動了外麵店主，已知君召看出破綻，急急跑進裡面，準備結果他性命。誰知君召舉眼看見，躡前一步，抓著領頭，便將店主按在地下，舉拳就打。不知那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